

卷首语

后妃者，古代帝王之妻妾也。汉班固《白虎通嫁娶》云：“天子之妃谓之后，何？后，君也，天下尊之，故谓之后。”本卷所称的“后妃”，是非官方的笼统说法。在宫廷之中所有的女人——除了女儿和娘，在理论上或事实上，都是帝王一个人的老婆。说是“老婆”，未免有点学院派，事实上她们都是帝王一个人专用的妓女。任何一个女孩子，不管为了啥原因，或者是“御选”进宫，或者是贫穷卖身，或者是大官巨商的女儿被父母献进去，或者是犯了罪全家处斩后，女儿被“没入”进去，只要身入凤阁龙楼，富贵荣辱、生死福祸，就全看她们自己的造化了。

从宫廷斗争和帝王后妃的大批死于非命，说明中国宫廷的黑暗，远超过欧洲宫廷。残酷无情，暗无天日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至少在中国宫廷中找不出来。这种情形，随着儒家独尊和帝王专制的发展，越到后来越严重。女人不但是帝王一个人的玩物，也是宫廷制度下的虫豸。

一部廿四史中的著名后妃，若论其相貌，大致还算得伯仲相当，但若品评其德行，却是贤愚难等，良莠难齐，她们或心狠手辣、阴险较诈，亦或是温柔善良、贤明仁智，都在各自的舞台上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，或光彩，亦或晦涩。

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，不幸的命运之网笼罩着每一位后妃。假如有哪位后妃，不顾道德威慑，拼了性命和廉耻去作一番斗争，那往往会被网网住，在劫难逃。幸运的只是少数，少数冲破罗网、志得腾飞、凤舞九天的巾帼女杰。

在这些著名十大后妃组成的灿烂星空中，既有吕雉对戚夫人所表现的阴毒与妒忌，也有杨贵妃使得六宫粉惨无颜色的绝代佳容，要有花蕊夫人那样高抬外戚，积聚成巨大的隐患与劫难的亡国惨痛，但也有的不失贤明与贞顺，同样以她们的顾大局识大体，在这五千年后妃史上，组成了一道道属于自己的亮丽的风景。

第一章

一笑千金——褒姒

中华五千年帝王后妃史，艳闻逸事不胜枚举。然而玩得最为潇洒，堪称千古第一大手笔的则只有周幽王：周幽王为了褒姒，废掉王后申氏与太子宜臼，立褒姒子伯服；倾国之资买褒姒一笑；为搏美人欢心，竟然不顾亡国丧家危险，大义凛然地燃起了冲天烽火，点燃了他那黑暗的爱情。褒姒，揭开春秋大裂变的火种之一。

1. 龙涎降婴

周武王灭纣王后，继成康等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，经过千百年的沧桑巨变，传到了宣王姬静，已是风雨飘摇。他为了重振周王朝大业，力图加强奴隶主统治，使衰落的周王朝中兴。然而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，奴隶制已病人膏肓。

首先是姜戎抗命，宣王御驾亲征，在千亩大败而归。宣王本欲再举兵伐姜戎，可是军粮不充，便亲自在太原料民，之后起驾回镐京。宣王的车驾浩浩荡荡进入都城，疲惫的宣王不断思索征伐之事，忽然听见一群孩子远远做歌，云：

月将升，日将没；麋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

周宣王听了歌后大惊，立刻高喊：“停车！”御者急忙停住车驾，回问道：“陛下，有何差遣？”

周宣王道：“传令武士，将歌者如数擒来。”

须臾，武士将两名幼童带到车下，跪下回道：“启奏陛下，做歌的人已拿到，原有十几个人，其余的人一哄而散，臣仅拿到两名。”

宣王低头一看，竟是两名六七岁的童子，只好问道：“方才的歌可是你们唱的？”

其中的一位童子说：“回陛下，此歌并非我等所造，乃是三天前市中来了一红衣小童。此童极擅长歌舞，城中童子都愿意同他玩耍。此歌是他教我们的，不知何故，一天中满城中小孩都会唱此歌。”

宣王道：“现在红衣小童在何处？”

童子回答说：“自从教歌之后，早已不知去向。”

宣王听了沉默良久，训斥了小童一顿，下令城中不准再唱此歌，如果有谁再唱，父兄连同坐罪。

次日早朝周宣王召见三公六卿，问小儿做歌该如何解释。

大宗伯召虎出班奏道：“麋，乃是桑木之名，此木可做弓，故称麋弧。箕，草名，可以用它编织箭袋，故称箕箒。据臣的拙见，似乎是说国家将有弓矢之变。”

大臣们根据自己的理解，纷纷解释给宣王听。宣王也不加评论，只是点头，最后道：“据众卿所言，此歌将预示我朝的一场变乱，朕如果赦姜戎之罪，罢太原之兵，将武库内的弓矢兵器全部烧掉，不知其祸可否避免？”

伯阳父回答说：“臣夜观天象，歌中所说之兆已成，从方位上来看，此祸根似乎在王宫之内，与外面的弓矢无关，必主后世女主乱国。何况谣言说‘月将升，日将没’。日者乃人君之象，月乃阴类，日落月升，乃阴盛阳衰，正是说的女主干政。”

周宣王听了大惊，道：“伯阳父所说朕实不解，自朕登基以来，后宫皆由姜后主持，其人贤德无比，内外皆知，何况姜后从来不问朝政，怎么会干预朝政？”

伯阳父道：“陛下，谣言只说‘将升，将没’，并非现在之事，只要陛下修德，自然可以逢凶化吉，不必焚弃弧矢。”

宣王将信将疑，散朝回宫。一路上低头不语，直奔姜后宫中。

姜后将宣王接入宫中，宣王将近日发生的事和大臣所言一一告诉姜后。

姜后大惊，道：“陛下，宫中也有了一件怪事，臣妾正要奏明圣上，不知此事与谣言可否有关？”

周宣王道：“宫中有何怪事，在后尽管道来。”

姜后道：“今天早上，先王宫中的一位老宫人，年已五十余岁，自先朝怀孕，至今已四十余年，昨夜半夜子时后生下一女婴。”

周宣王听说后大吃一惊，立刻想到伯阳父的话，“此兆已成，似在王宫内。”他立刻站起来，抓住姜后的手，急切地问道：“此女现在何处？”

姜后见周宣王对一女婴如此惊惧，急忙回答说：“臣妾认为此乃不祥之物，便令宫人用草席包裹，扔到二十里外的清水河中去了。”

宣王听了道：“哎呀爱妃，如此不吉之物为何不等到朕亲自处理？说不定此妖女乃是应时而生，正是‘月将升’中的女祸，理应将其处死，免生祸端。”

姜后道：“臣妾有罪，臣妾这就派人去找。”说完又叫来两位宫人，下令道：“你二人火速赶往清水河，找到那女婴，当场将其溺死河中，不得有误。”

二人领命而去，宣王又让姜后宣召老宫人问其女的来历。

须臾，老宫人应召而到，三呼已毕，宣王问道：“听说你怀孕四十年，昨晚后半夜生下一女，不知此女是谁的后人？”老宫人自知有罪，流泪道出一段离奇的故事。

原来传说在公元前十八世纪，据离现在三千余年，当时还是夏桀王的时代，也就是施妹喜的丈夫纣履癸在位，有一天褒城（陕西省褒城县）有两个人突然化成两条龙，腾云飞上一千公里的高空，然后又降落在夏王宫中，也许是因为飞累了的原因，二龙落到王宫后满口往外喷唾沫，而且开口作人言，对桀王说：“我乃褒城二君。”

桀王十分恐惧，想杀掉二龙，命太史占卜吉凶，占卜的结果是杀了不吉利。桀王想要将其逐出王宫，又令太史再占卜，结果仍然不吉。

太史奏道：“神龙下降王宫，必主祯祥，大王何不用东西将他们的唾沫收藏起来。唾沫本来是龙的精气，藏起来必有后福。”

桀王点头道：“太史可再占卜吉凶。”

太史急忙占卜，得大吉之兆。

桀王大喜，下令用布帛设祭于二龙之前，取金盘收取二龙的唾液，放在朱椽中。忽然，雷声隆隆，风雨大作，二龙乘风飞去。桀王命将朱椽收藏在内库。

这个放在宝库中的朱椽，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，传二十八君主，到了周朝，又将近三百年，从未有人开椽一看。

到了公元前八百五十年，周王朝的第十代国王姬胡末年，也就是周宣王的父亲。有一天夜黑极了，天上的星光被浓云遮盖，守卫王室宝库的卫兵正在认真值班，突然发现从宝库内射出一道毫光，守宝库的卫兵大惊，以为有人乘黑夜盗宝，急忙察看，原来此光从装龙涎的朱椽中放出，他不知是何物，又急忙奏报周厉王。

周厉王听了掌库官的报告，不知椽中是何宝物，忙令掌库官取簿籍看，这才知道朱椽

的始末。周厉王十分惊奇，想要看一看棨内的龙涎变成了什么宝物，下令掌库官将棨取来。内臣打开金棨，手托金盘呈上，先王刚刚接过，不小心失手将金盘掉在地上，金盘中的唾沫流在庭上，化成小小的一个元鼈，在庭中的石柱中盘旋，内侍急忙驱逐，元鼈却直入王宫，转眼间不见了。

周宣王听了老弓人说到此处，问道：“元鼈与此女婴又能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老宫人羞愧道：“当时婢子才十二岁，偶然践踏上元鼈爬过的痕迹，心中似有什么感觉，从此肚腹渐渐大起来，就像怀孕似的。先王怪婢子不婚而孕，败坏了宫廷的名声，下令将婢子囚起来，永远不能见人，到如今已经四十年了。不料昨夜突然腹痛，生下一女。宫中的侍卫报告了娘娘，娘娘认为怀孕四十年才生，此非人类，宫中不能留她，下令让侍卫将其扔入清水河中，奴婢罪该万死！”

说完老宫人伏地请罪。

周宣王见老宫人产后虚弱惊惧的样子，说：“此乃先朝之事，与你无关。”然后挥了一挥手说：“退下去吧。”

宫人刚刚出去，先前派出去的宫人正好回宫复命，宣王急忙叫宣，宫人急忙回说：“女婴已被水冲走，奴婢搜寻一里方圆的水域，没有看见女婴的踪影。”

宣王听了大喜，心想：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孩，一定是溺死或漂走了，决不可能活着。

于是次日上朝，周宣王宣太史伯阳父，将宫中怪事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令伯阳父占卜。结果是：

哭又哭，笑又笑。羊被鬼吐，马逢犬逐。慎之慎之，爨弧箕箒。

伯阳父道：“臣按十二属推算，羊为未，马为午，所谓哭笑者，乃悲喜之象，其卦应在午未之年。臣以为，妖气虽然出宫，未曾除掉。”

周宣王听了大惊，下令全城内外，挨户查问女婴，不论死活，有人捞到献上，赏布帛三百匹；有收养不献者斩。命上大夫杜伯专门管此事。又命下大夫佐儒督令市官，不准造卖山桑木弓，以及用箕草编的箭袋，违令者处死。

这两道命令城中百姓已经皆知，唯有乡下村民还没有尽知。

一日，左儒正在城门口巡查，只见一妇人抱着几个箕草编的箭袋，高高兴兴地入城而来，一个男子背着十几把山桑弓跟在后面。原来这对夫妇住在远乡，不知城中的变故，正急匆匆赶着入城做买卖，左儒与司市官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快把这妖妇拿下！”手下胥使一拥而上，先将妇人捉住，那男子见了不知所以，扔下弓，慌忙逃走了。

左儒认为二物都和谣言相和，而且卖箭袋的还是一名女的，便隐下男子不奏，单奏妇人违抗王命造卖禁物，周宣王急于解除不吉之兆，下令将妇人处死，又将弓矢之物焚烧，以儆他人。

且说那妇人的丈夫独自逃走，不知道自己犯了哪条王法，他也不回家，为了打听妻子的吉凶，在离城十里之外的地方住下，第二天早上到城外打听消息。

只见城门口贴着一张白纸，许多人围着看。那妇人的丈夫不识字，便向人询问，一老叟叹口气说：“你这外人不知，只因近日城中流传了一句童谣：月将升，日将没；爨弧箕箒，几亡周国。”所以国王下令禁卖弓矢，违者斩首。那妇人不知此事，偏偏进城卖这

二物，被抓住处死，哎！惨啊！”

说完，老叟摇头而去。

妇人的丈夫听说妻子已死，独自来到旷野哭了一场，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

约走出去十余里，来到了清水河畔，远远望见一群鸟在岸边飞叫，逐而不去。那男子大惊，心知有异，便向岸边奔去。只见众鸟衔草席，奋力向岸上脱。

男子赶走群鸟，将草席拉上岸，打开一看，见席内包着一刚出生不久的女孩。

他用身上的外衣包上女孩，心想：我在此已无立脚之地，妻子含冤而死，说不定朝廷也正抓我，如今孤独无依，不如将这女孩养大，将来也会有靠。想罢，便抱着女孩离开故乡，到褒城投奔亲友去了。

2. 美女换父

褒城是夏朝的国都，周朝时是褒国，也正是此女孩的传奇地，卖桑弓的男子抱着女孩一路上乞讨，来到褒国，到了褒国后父女俩没有生活上来源，女孩没有奶吃，那男子东讨西要为女孩将就一口活命的饭，女孩每日啼哭，眼看命将不保。

一日，卖桑弓的男子抱着女孩到一家乞讨，不料此户人家刚死了出生不久的女儿，母亲正为丧女而悲伤，丈夫心里也不愉快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门外有人敲门，开门一看见是来讨饭的，女人的丈夫没好气地说：“去去 到别处要去 我家没有。”

说完使劲一关门，卖桑弓的男子后退慢了，被门撞倒在地，他怀中的女孩受了惊吓，大哭起来。房中的女人听门外有孩子的哭声，急忙冲到门外，见一个乞丐抱着一个小女孩。

不知是做母亲的本性，还是因为上天的有意安排，那女人不顾一切地从卖桑弓的男人怀里抢过孩子。那女孩到了她怀里立刻止住了哭声，亲昵地依偎在她的怀里。

那女人一见女孩倍感亲切，立刻将女孩抱回屋去，解开怀中的扣，将女孩喂饱。

卖桑弓的男人见女孩吃奶后甜甜睡去，便上前去要女孩，那女人竟不愿意送还。女人的丈夫只好上前开口道：“请问老哥家住何方？为什么一个人抱着孩子讨饭？”

卖桑弓的男子将经过仔细地说了一遍。

那男人听了十分同情，自我介绍说：“在下姓姁，名叫姁大，室人刚刚生下一女，不幸却夭折了，方才正在房内哭泣，在下心情不好，多有得罪，老哥如果同意，此女可放在我家抚养，老哥的生活在下帮助安排。”

卖桑弓的人正为无法养孩子发愁，见姁大夫愿意帮助抚养，真是求之不得，立刻同意。姁大夫夫妻大喜，不仅让其住下，还送他不少的东西。

姁大夫夫妻收养了女孩，满心欢喜，给女孩取名叫褒姁。

转眼间褒姁长到了十四岁，出落成婷婷玉立的少女，她瘦高的个子，皮肤雪白，眉似远山，口如樱桃，腰如杨柳，眉眼中透出一股灵气，真是谁见谁爱，姁大夫夫妻与卖桑弓的

人爱如掌上明珠。

褒姒性格好动，对花啊，蝴蝶啊十分喜爱，每在花园中留连。

一日，褒姒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，褒姒便去捕捉，可却扑不到，便一直追出家门。由于一心追赶蝴蝶，不小心与一行人撞了个满怀。

此人被撞后大怒，刚要发作，见眼前乃是一美丽无比的女子，此人满腔的怒火立刻化为乌有。他仔细打量褒姒，发现此女虽为村女，但却有倾国倾城之貌，虽是小家碧玉，但却有一种难以掩盖的高贵气质。

褒姒撞了人自知有过，急忙上前赔罪道：“褒姒冲撞了大人，多有冒犯，小女子赔礼了。”

说完深深一揖。

此人忙说：“没关系 没关系。”

褒姒刚要再说什么，只听院内喊：“姒儿 姒儿。”

褒姒一笑，又对此人做了个万福，退回院内去了。

各位，你道此人是谁？原来是褒国国君褒珣的儿子褒洪德。

褒洪德本是褒国世子，为何到褒国城都郊外来？

原来纪元前七八二年，周宣王姬静去逝，他的儿子姬宫涅继位，史称幽王。取申国国君的女儿为王后，不久生下太子宜臼。

宣王后姜氏由于悲痛太过，很快离开了人世。母亲去世幽王毫无悲伤之感，反而觉得去了一块心病。从此后原形毕露，每日与群小狎昵，饮酒作乐，不理朝政。

申侯乃是其岳父，不忍心看着周王朝衰败，多次到宫中劝谏，劝幽王以国家社稷为重。可是幽王只回说一句知道了，事后仍然如此，申侯无可奈何，只好上本求归。幽王正烦他喋喋不休，见了本章也不挽留，下诏让申侯回国去了。

也许是西周气数将尽，尹吉甫、召虎等老臣相继过世，幽王又用虢公、祭公、尹球为三公，三个人皆是谄谀阿谀的小人，逢迎幽王，察言观色，投幽王所好，幽王从此更不把朝政放在心上，每日与酒色歌舞为伍。

太史伯阳父见幽王如此荒淫，心中忧苦，与大夫赵叔带在朝外相商，伯阳父以商亡的教训喻及当今，赵叔带乃一忠臣，便怀着一腔忠义之心进谏。

恰好此时泾、河、洛三川大地震，岐山守臣上表章申奏，幽王不以为然，反而令左右为其广选民间美女，以充后宫。

赵叔带见幽王如此荒唐，上表道：“山崩川竭，其象尤如脂血俱枯，乃国家不祥之兆，陛下应勤政恤民，求贤辅政，尚可消弥天变。如若一味以酒色为重，必危社稷。”

虢石父怕危及自己，上奏硬说：“赵叔带素有慢君之心，周定都镐京，岐山早已弃之，与国家的存亡无关系。赵大夫危言耸听，借机诽谤，望吾王明察。”

幽王见了赵叔带的表章早已是满肚子的气，正愁没有借口逐他，见了虢石父的表章大悦，便诏免了赵叔带的官，逐归田野。

赵叔带被逐时，正值褒国国君褒珣入朝，听说赵叔带被逐，慌忙入朝劝谏。幽王见褒珣来谏，开门道：“褒侯可是为那赵叔带一事而来？”

褒珣道：“正是。”

幽王道：“赵大夫轻慢于朕，不配立于庙堂之上，故而逐之，褒君不必启奏。”

褒珣也是一代忠臣，明知幽王不会听，仍然奏道：“大王不畏天变，将贤臣免官驱逐，臣恐国家空虚，社稷不保，臣以为……”

幽王见褒珣之言比那赵叔带之言更不入耳，立刻大怒，未等褒珣的话说完，便吼道：

“住口！逐走一小小赵叔带便社稷不保，那么朕难道不如一小小大夫吗？你明明是借机压朕，较慢于朕，朕岂能容你！来人那！将褒珣囚于狱中，看朕的江山能否灭亡。”

从此，朝中再也没有谁敢来劝谏，言路已绝。褒珣的儿子褒洪德为了救父亲出狱，四处奔走，三年来竟毫无结果。如今他心已冷，便无可奈何地到处闲步，不知不觉踱到了郊外，被褒姒撞了一下。

刚要与褒姒搭话，不料褒姒转身入院去了，褒洪德自言自语道：“没想到这僻野乡村竟有如此美色。”

美色、美女，褒洪德不由得想到了幽王四处选美女的事，心中不觉一亮，暗想：父亲被囚在镐京狱中，三年未归，自己虽然想尽办法，却不能打动幽王的心，此女乃独一无二的绝代佳人，幽王又是一位沉于酒色之中的昏君，见了此女定会动心，若将此女献给幽王，一定能够救出父亲。

褒洪德决心已定，于是向四邻打听此女的姓名，可否婚配。

事情说来也巧，那褒姒虽然到了婚嫁的年龄，由于父母爱之过深，再加上住处偏僻，虽然姿色过人，却无人聘定。

褒洪德了解了情况，便不再散步，急匆匆赶入城中，进见母亲。

褒母见儿子刚刚出府，又匆匆地回来，开口道：“我儿说是出城散心，怎么这么快又回来了？”

褒洪德道：“母亲，父亲有救了。”

“什么？我儿三年营救不成，今日何出此言？”褒母道。

褒洪德道：“母亲，当时父亲因直谏而被囚，并非犯有不赦之罪。现在天子荒淫无道，不断向民间征访美色，以充后宫。儿若能找到一绝色女子献上，父亲便可出狱。”

褒母叹气道：“我褒家世代忠良，从不为奸邪之事，幽王好色，为臣子的要劝谏才是，怎么反要助纣为虐。”

褒洪德道：“儿自知此行不忠，然而非此救不了父亲。何况幽王乃一代暴君，周朝的气数已尽，满朝无敢言者，虽然此举不当，可是儿也顾不得许多了。”

“也罢，既是无可救药，也只好如此了。但不知这绝色女子到哪里去找？”褒母问道。

褒洪德道：“儿正为此而回城，方才儿在郊外散步，遇见一美貌女子，绝色非常，乃是乡民姒大的女儿，现已十六岁，如果将其献于幽王，再带上金帛，求幽王宽放父亲，没有不成之理。此乃散宜生教文王出狱之计。”

“好！如果此计可行，财帛有何可惜，我儿可速办。”褒母道。

褒洪德征得母亲的同意，携金银布帛亲自来到了姒大家中。

姒大见太子来到家中，尤如褒君亲临，大礼相迎，不必细说。

褒洪德道：“访得姒家有一绝色的女儿

侍女道：“你姿色过人，幽王一定会喜欢你的，不必害怕，快快进殿吧。”侍女用手一推，褒姒无奈，只好大着胆子向两边站满文武百官的大殿走去。

幽王远远望见殿外随着一声传宣，走来一位妙龄少女，只见她缓缓地向殿上走来，风儿吹起宽衣大袖，随着她一起一伏的脚步舒展，就像九天仙女下凡似的。

褒姒来到殿上，又缓缓下拜，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落在阶下，文武百官都屏住呼吸，似乎是不忍心将它吓飞。

只听褒姒娇声道：“民女褒姒叩见幽王陛下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。”

幽王听了这一声，心中顿时觉得像灌满蜜糖一般，舒服极了，急忙道：“平身，抬起头来。”

“谢吾王。”褒姒道。

于是，褒姒慢慢地抬起头来。目光直视幽王。

幽王仔细一看，只见褒姒两目含珠，面如白雪，眉似远山，鼻若悬胆，口若樱桃，顿时觉得光彩照人，满殿生辉，幽王心中大喜。

暗想：朕近年来虽然四方贡女不绝，可是论美貌都不及褒姒的万分之一，真是用尽天下关于形容美女的词汇，也难以描绘出褒姒的美貌，说她闭月羞花不为过，说她沉鱼落雁也不足恰当。不知朕何时修来的福气，能得她来陪伴，平生之愿足矣。

幽王只顾贪看褒姒的美色，忘了殿下的文武群臣。

褒姒见幽王死死地盯着她，知道自己很中幽王之意，惧怕之意顿消，胆子大了起来，更加大方潇洒，幽王见了恨不得立刻将其拥入怀中。

虢公见幽王只顾贪看褒姒，不顾左右大臣，便出班道：“陛下，褒姒已在殿上，不知吾王怎样发落褒姒？”

经虢石父一提醒，幽王才回过神来，开口道：“宫监何在？可将褒姒带到琼台沐浴更衣候见，褒洪德进献美女有功，赦其父较慢君王之罪，放其出狱回国，仍为国君。不必进殿谢恩 立刻回国去吧。”

你道幽王为何不让褒姒谢恩？不为别的，只因幽王急于到琼台与褒姒相会。

褒洪德见幽王放出父亲，欣喜已极，急忙伏阶道：“多谢陛下厚恩，臣代父亲拜谢吾王了。”

幽王似乎已等得不耐烦，向殿下挥了挥手，转身进入后宫去了，值殿官只好宣布退朝。

幽王回宫后直入琼台，褒姒刚刚出浴，幽王便闯了进来，只见褒姒满身香气，面带水珠，恰似一朵出水的芙蓉，美艳绝顶。幽王见了难以自持，急忙上前抱入怀中。

褒姒虽然已十六岁，但却初入风月，心中未免有怯意，被幽王抱在怀中，又喜又惊，身上不觉微微颤抖。

幽王道：“美人不必害怕，从今以后一切由朕做主，这高大的琼台和无数的宫女都归你支配 你就是这宫殿的主人了。”

褒姒双目含情地望着幽王，要跪下谢恩，被幽王紧紧搂住，说：“美人不必多礼。”

幽王被褒姒如火的情目一看，再加上那少年的胴体传给他的温情，好色的幽王早已魂

飞魄散，挥手令宫女们退下，脱下褒姒的浴衣，少女那美丽的胴体显露在幽王面前。

幽王用手抚摸着褒姒雪白如脂的肌肤，春意荡漾，急忙将褒姒抱到宝床上，尽情云雨一番，真是如鱼得水，其乐无穷。

从此之后，幽王与褒姒形影不离，每坐必叠股，行必并肩，饮酒必交杯，食必在同一器中，一连十日不朝，群臣在朝门外望眼欲穿，无论什么紧急军国大事，幽王一概不问，好像是只要他一离开褒姒，褒姒就会飞走似的。

褒姒入宫乃是幽王四年的事，古人有诗为证：

选得美女名倾城
乡女一越入龙床
风流天子宠美色
不知龙涎已伏殃

且说幽王自从纳褒姒三月有余，每日不是与褒姒饮酒作乐，便是看褒姒跳舞。

这褒姒也真是一尤物，专门会取悦幽王，她不仅恣意与幽王做情，有时也用琴棋书画为幽王解闷，幽王在褒姒身边便觉得愉快，她举手投足都令幽王动情。

所以三个月来幽王足不出琼台，不仅不上朝理政，就是申后宫中也不见踪影。

申后见幽王三月不见，不知为何，立刻派人打听消息。

一会儿宫人回宫禀报：“启奏娘娘，幽王三月前得一美丽女子，传说其美貌惊人，幽王与其居于琼台上，已三个月没下琼台了，不仅娘娘见不到王爷，就连群臣也每日在朝门外盼望。”

申后听了不胜恼怒，心想：我倒要看看此女是何模样，幽王不来见我，我何不亲往琼台一探，看幽王怎么解释。

申后主意已定，一日领着众宫娥来到琼台。申后也不令人去通报，直闯寝宫，只见幽王怀抱褒姒，一只手在她身摸弄，褒姒双手搂着幽王的脖颈，两个人正在嘻嘻弄情，申后见了心中更加气愤，对着褒姒喝道：

“何方妖女 敢到此惑乱君王！”

幽王见申后满面怒气，唯恐申后动手，伤害褒姒，急忙将其放下，用身体挡住，代其回答说：

“这是朕新娶的美人，名叫褒姒。因为尚未给封号，故而暂时未朝见你，爱妃不必发怒。”

申后骂了一顿，含愤而去。幽王这才松了一口气。

褒姒见不可一世的幽王对此人也让三分，便惊问道：“这是什么人？”

幽王回说：“此乃王后，汝明日可去谒见。”

褒姒听了也不回答，心想：没想到王后的位置如此高贵，宫中除了幽王，谁人可与抗争，若是我能做王后，看谁还敢来管我。

次日早晨，幽王被申后一闹，忽然想起自己已三个月未上朝，自知理短，便整衣上朝，临行时对褒姒说：

“美人，朕上朝去了。美人梳装后应去谒见王后，免生风波。”

褒姒随口称是，但却不去谒见，心想：只要有陛下爱我，王后又能将我怎么样。前日她当众骂我妖女，我岂能朝见她，看她能把我怎么样。

所以褒姒仍不去见王后，而是到后花园抚琴去了。

幽王下朝回来，寝宫中不见了褒姒，忙问宫女，才知褒姒在花园抚琴，便一直寻到花园。远远听见一阵动听的琴声，幽王似乎从来没有听到如此动听的音乐，只觉自己仿佛置身于瑶台之上，有飘飘欲仙之感，那褒姒高挽云髻，身着彩衣，那彩带随风飘动，令幽王魂牵梦绕，他紧走几步来到褒姒身边，一把将其搂住。

褒姒此举本来就是取悦幽王，巩固被宠地位的一着，见幽王果然神魂颠倒而来，使搂住幽王撒娇道：

“陛下，你吓死臣妾了。”

然后拉过幽王的一只手按在心口说：“臣妾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”

幽王见了褒姒的娇态更觉动心，抱着褒姒两个人搂得紧紧的，肉体的传导，两目相撞，褒姒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幽王，已经毫无初入宫时的羞怯，代之而来的是无边的欲火，幽王被褒姒的柔情溶化了，他忘了自己身置何处，也顾不得天子的尊严，不顾一切地扑到褒姒身上，解开下衣，就在花下云雨起来。此时的褒姒更不是初涉风月，她多次受到幽王雨露的浇灌，情更浓，欲火更盛，她决心让幽王只爱自己，忘掉宫中的三千粉黛，也包括申后在内，必要时自己取而代之。

于是，她恣意迎合幽王，使其尽情，使每一次欢爱都令其难忘。

须臾，幽王雨住云收，两个人整衣而起，褒姒为幽王服正头冠，幽王为褒姒梳理散发，两个人相视而笑，幽王道：

“爱妃，朕方才听见你抚琴，音律悠悠，动人心魄，朕有如入仙境之感，可否再为朕抚上一曲？”

褒姒道：“臣妾技疏学浅，只要陛下爱听，臣妾愿意效劳。”说罢边抚边唱道：

“云飞扬兮上九霄，瑶台仙子兮望情郎，花阴月下兮诉衷肠，爱心无限兮意长长。恨不平兮美人如林，欲独得爱情兮不知何方？”

幽王听了褒姒的歌，知其表达对自己的感情，担心自己移情他人，便笑道：

“美人何必忧虑，自爱妃入宫后宫中嫔妃失色，唯爱妃令朕心中难舍，朕发誓，除爱妃外，朕不再爱其他美人，绝不食言。”

褒姒听了大喜，急忙跪地道：

“臣妾乃一乡村女子，能得到君王如此爱宠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臣妾终身服侍君王，决无二心，否则……”

幽王见褒姒要发誓，急忙捂住她的口，说道：

“谁要你发誓，朕只要有你陪伴便心满意足了，没有它求。”

从此幽王每月上两次朝，下朝便直入琼台，与褒姒卿卿我我，花阴月下，形影不离。两个人如胶似漆，爱意绵绵，直把申后冷落一边。褒姒不去谒见，幽王也不去探望她，每日独守空房，凄凄凉凉。

自从那日见了褒姒，申后自知其貌难以与她比较，吸引不了幽王，便每日唉声叹气。

以泪洗面。

4. 愚戏诸侯

申后因遭到幽王的冷落而悲泣，每日以泪洗面，宫娥们再三相劝，仍不能解其忧。

一日，申后对镜梳妆，想到褒姒未入宫时幽王虽然也有众多美女，然而幽王对自己仍然是有情有意。如今褒姒入宫，不仅三千粉黛被冷在一旁，就连自己也被抛在一边。

心想：自己乃是申国贵主，六宫嫔妃皆由自己掌管，褒姒不过是一乡人之女，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，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。想着想着不觉又流下泪来。

正在此时，只听见宫娥来报：

“启奏娘娘 太子在殿外候见。”

申后听说儿子来了，一颗冰冷的心更觉委屈，泣道：“快宣。”边说边拭干眼泪，整容出迎儿子。

太子宜臼来到殿内，伏身下拜道：

“儿臣拜见母后 愿母后千岁 千千岁。”

申后上前扶起太子，说：

“吾儿平身 快快起来说话。”

太子道一声：“谢母后。”然后站起身来。来到申后面前，问寒问暖。见母后满面愁容，颊上还有泪痕，眼光凄凉，似乎有许多委屈，便开口问道：

“母后贵为六宫之主 有何不乐？”

申后见儿子询问，立刻禁不住流下泪来，太子大惊，追问道：

“母后有何委屈 可对儿臣一叙 儿臣愿为母后分忧。”

申后哭道：

“我儿不知，母后虽然身为六宫之主，怎奈如同虚设，你父王贪恋美色，后宫美女如林，还不断向民间征选。前不久褒国又献一名美女，名叫褒姒，其貌天下少有，深受你父王的宠幸。你父王全不顾嫡庶之分，如今三月不上朝理政，更不到宫中相见。那女子倚仗你父王的宠爱，见了我也不起身迎接，更不到正宫朝见，不把为娘放在眼里。此人将来如果得志，我母子必无立足之地，故而在宫中独自悲泣。”

说完又讲了自己闯入琼台之事。

太子听了大怒，道：

“母后不必悲伤，此事不难，儿一定代母后出气。”

申后道：“我儿不可莽撞 以免招无端之灾。”

太子道：

“母后不必害怕，一切有儿臣承担。臣儿推算明日乃朔日，父亲一定会上朝听政，母后可派宫人前往琼台，采摘园中花朵，那贱婢必出台观望，待孩儿将其毒打一顿，替母后出气。”

申后自知此举不妥，便再三阻拦，不料太子怀恨在心，申后百劝不允，出宫去了。

次早，太子侦知父王上朝去了，便带了宫人十名，来到琼台之下，也不问三七二十一，将园中的花朵乱摘。

琼台中的宫人见有人践踏花朵，上前拦阻道：

“此花乃万岁爷栽种给褒娘娘看的，你等休得乱搞，其罪不小。”

这边的宫人理直气壮道：

“我等奉东宫之命，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，你等是什么人，竟敢阻拦？”

两边宫人的喧哗声惊动了褒姒，她便亲自出来，见园中的花被随意采摘，心中大怒，正要兴师问罪。

太子躲在暗处，见一绝色女子从宫中走出来，宫人又七口八舌地向她告状，知道此人便是褒姒，便冲到褒姒面前，也不问话，上前一把抓住云鬓，举手便是一拳，狠狠向褒姒打去，口中骂道：

“贱婢，你是何方妖物？有名无分，也要封为娘娘，眼底无人，今日便让你认识我的利害。”

骂完，太子宜臼抬手又是几拳。琼台中的宫人怕幽王降罪，一齐给太子跪下，高声叫道：

“太子饶命，请太子殿下万事看在王爷的面上，千万不要伤了褒娘娘的性命，奴婢吃罪不起。”

说完众宫人跪下叩头不止。

太子也怕伤了她的性命，无法向父王交待，见褒姒头发散乱，身上已有伤，心想母后之气已出，便停住了拳头，退出琼台。

褒姒突然被打，浑身伤痛，也不跪下向太子请罪，含羞忍痛回到宫中，听见宫人求饶的话，已经知道是太子替母亲出气，眼中流下泪来。

宫人一齐上前劝解道：

“娘娘不必悲伤，一切自有王爷做主。”

宫娥的话音刚落，只见幽王退朝，来到琼台，见褒姒两鬓蓬松，满面珠泪，大惊道：

“朕已上朝回来，爱妃为何还不梳妆？”

褒姒见幽王询问，一头扑在幽王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幽王道：“朕离开爱妃仅一会儿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如此啼哭？”

褒姒哭道：

“陛下，为臣妾做主啊。方才陛下出宫早朝，太子领人到台下摘花，贱妾刚刚走出宫去，又没有说什么，太子见了贱妾冲上来抓住毒打，若不是宫娥苦劝，妾之性命休矣，望吾王替臣妾做主。”

幽王听了心中明白，知道此事由褒姒不去朝见申后引起的，便道：

“爱妃，朕早已让你去朝见申后，这是宫中的尊卑礼数，你迟迟不到正宫朝见，这才引出太子为其母出气，说来爱妃也有不是。”

褒姒哭道：

“臣妾不去朝见正宫并不是不遵宫礼，而是因为臣妾由乡村初入王宫，心中惧怕，所以不敢独自朝见王后，王后何必如此挑礼。想来总是因为陛下宠爱之故，那申后心中忌妒，这才毒打臣妾，陛下不为臣妾做主，反而替太子开罪，臣妾不如死了，省得受人之气。”

幽王见褒姒哭得可怜，心中痛惜，不住地安慰。

褒姒又道：

“依臣妾想，只要大王爱妾一天，太子与申后必然不会放弃对臣妾的报复。臣妾一人死不足惜，只是自从蒙大王宠爱，臣妾怀有大王的骨肉已有两个月了，求大王放臣妾回褒国，以保我母子的性命。”

说完哭得更加可怜。

幽王心痛不已，心中也对太子有不满之意，忙安慰说：

“爱妃不必过忧，只要有朕在，看谁还敢打你，定斩不饶。今日之事朕心中有数，自会有令你满意的处理。”

幽王当日便降旨东宫：

太子宜臼，蛮横无礼，不能孝顺长辈，无理取闹，暂时发落到申国，由申侯代为教导，以观后效。

东宫的太傅少傅等官一并削职。

太子见了父王的旨意心中不服，知道是褒姒唆使，欲入宫申辩，幽王自知处理不公，但是为了褒姒只得如此，便吩咐宫门卫士不许放太子入宫。自己不听其申辩，也不准与申后见面，令其即日起身。

太子这才明白母后不准其莽撞的原因，如今自己被父王赶往申国，宫中留下母后一人，不知日后会如何？太子跪在宫门口，遥望深宫，向母后挥泪叩别而去。

申后很久不见太子进见，便向宫人打听，这才知道太子因为替自己出气，打了褒姒，触怒了父王，被贬到申国去了。

从此，申后更加孤单，幽王足不入宫，申后心中更加孤苦，终日思儿怨夫，悲泣不止。

褒姒见太子被逐，心中暗喜，知道申后已无法整治自己，于是每日安心保养，只等孕满十月，再做打算。

幽王每日仍然与褒姒饮酒作乐，全不把国事放在心上，有诗云：

幽王宠美忘国家，

冷妻逐子贬忠良。

日后引来无情火，

镐京盛景付东流。

不说太子到申国后如何，且说褒姒，怀胎十月，生下一子，幽王爱如掌上明珠，取名曰伯服，心中产生了废嫡立庶之意，怎奈太子与申后并无失德之处，只好打消念头。

一日，幽王上朝，褒姒独自留在宫中，她望着身边的幼子，不禁想起了太子宜臼。太子啊，太子，将来不就是周天子吗？一种念头顿时闪入脑海，心想：宜臼能做太子，为什